

齊民要術

冊一

齊民要術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津討

原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齊民要術序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蓋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
后稷食爲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
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饑
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
辱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傳曰人生
在勤勤則不匱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飢蓋言勤力
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飢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
利之教國以富彊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
鄰國而雄諸侯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
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
治水以身解於陽旰之河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

之祭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困倉不盈將相不彊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爲而尚乎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或不凍不饑者非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

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
布帛一日不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
玉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
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裋褐饑者不願千
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食裋褐之惡
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也其
於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
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
倉桑宏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
如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曰吾不
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於凡庸者
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
畜五牯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真廬江不知牛耕每

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
廣百姓充給燉煌不曉作耬犁及種人牛功力既費
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傭力過半得
穀加五又燉煌俗婦女作裙襴縮如羊腸用布一疋
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芡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
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臬頭貯衣民惰窳少麤
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
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
溫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
臬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
則衣草而出崔寔爲作紡績織絰之具以教民得免
寒苦安在不教乎黃霸爲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
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

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豚子可以爲祭吏往皆如言龔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如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漑灌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童恢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以供祭祀買棺木顏斐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閒月取材使得轉相

令尹孝臣作車天謨巨無牛者令畜弱抄其取賣以
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丁車大牛整頓豐
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後察其
強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
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者獨不見勞各
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
畿爲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
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頓擾而輕費損哉蓋以
庸人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
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
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
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
而肥瘠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

肥鞭之可也。拖落不完垣墻不牢掃除不淨筭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樹。臨卒勅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矣。吳末柑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恆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殖之不可已也。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以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

一也夫財貨之生既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得加以政令失所水旱爲災一穀不登鬻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饑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飽而後輕食既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於蓄積或由布帛優贍而輕於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以節仲長子曰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今采摭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凡九十二篇分爲十卷卷首皆有目

錄於文雖煩尋覽差易其有五穀果蓏非中國所植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法蓋無聞焉捨本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饑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花而無秋實正諸浮僞蓋不足存鄙意曉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尙浮辭覽者無或嗤焉

齊民要術序

齊民要術後序

齊民要術者後魏賈思勰所著也其書播殖五種畜
字六擾區灌蒔蔬栽樹果實條貫時宜靡不該載大
抵訓農裕國之術君子所以仁育天下者以代遠文
湮後莫纂述故農政寡稽爾侍御鈞陽馬公直卿按
治湖湘獲古善本閱之喟然曰此王政之實也乃命
刻梓範民書成方伯蔣君景明以序問予曰益國者
富民其要術也富民者農事其先務也教農者有司
之實政也稽術者爲政之大綱也斯侍御公之志乎
子盍述之浚川子曰嗟乎君子惠民之政五而立政
之本則存乎農制禮樂者敷教嚴法令者明刑比什
伍者治兵覈勤力者課工勸耕桑者督農使農事不
修則稼穡滅裂稼穡滅裂則芻粟減輸芻粟減輸則

廩庾虛耗由之子弟寡賴而教不率矣詭僞日滋而
刑罰濫矣饋餉弗給而兵戎不振矣貿易不通而農
末失資矣故曰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
是故教農者有司之實政也嗟乎人有言之作者其
聖述者其賢刊耒耜畫井疆教稼穡開蠶織使民脫
茹毛飲血綴羽被卉之陋者非聖人神明作利萬世
者乎時樹藝謹牧粥戒窳惰抑侈費不有後賢政術
之修則聖人利世之澤淺矣而不可恃也故作之者
猶締構其室者也述之者猶修治敝漏以衍其室者
也要之作述之功雖殊重農本而悲民窮聖賢仁以
施政之心則一爾矣然則侍御公之賢將不在斯乎
或曰仲尼不學農圃非歟浚川子曰非是之謂也學
所以求仁義者也政則驅民而行之使沾被吾之仁

義者也傳亦有之五畝樹桑百畝授田使老稚之無
饑寒非必先王之自力也施於有政使之自養耳必
農圃而後爲政則許行並耕而食堯舜禹稷當在下
風矣可乎哉嘉靖甲申五月望日儀封王廷相子衡
序

齊民要術後序

紹興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龍舒張使君專使貽書曰
比因暇日以齊民要術刊板成書將廣其傳求僕爲
序以冠其首謹按齊民要術舊多行於東州僕在兩
學時東州士夫有以要術中種植畜養之法爲一時
美談僕喜聞之欲求善本寓目而不得今使君得之
於薌林居士向伯恭伯恭自少留意問學故一時名
士大夫多與之遊而喜傳之書蓋此書乃天聖中崇
文院板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使君得之刊于州治
欲使天下之人皆知務農重穀之道使君之用心可
知矣僕嘗觀周公戒成王以無逸之書有曰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
無聞知夫惟不知稼穡之艱難其禍至於侮厥父母

而不知懼其害教豈小小者哉嘗謂古今親民之官
莫如守令故守令皆以勸農爲職漢循吏如召信臣
龔遂輩類皆躬勸耕農出入阡陌至於使民賣刀買
犢賣劍買牛 今使君以書載耕稼之要足以爲齊
民法其爲賢當不在西漢循吏之下况舒之爲州沃
壤千里富饒魚稻爰自吳魏以來爲耕戍實邊之地
又得賢使君勸相乎其間其爲舒緩不疑矣僕流落
州縣間晚得小壘而爲之有民人社稷於得使君所
遺墨本日以縱觀庶幾有補於斯民且無負於勸農
之官不亦幸乎使君名麟彥聲其字濟南佳士也嘗
爲越之上虞令縣多力穡之農而令實爲之勸故租
賦之入不勞而辦又嘗爲九江郡丞而化行乎江漢
之間自九江擢守龍舒聞譽益美功利益博茲以其